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賜進奏第部尙書兼都察院御史轉湖北湖廣等處地方事務兼理糧餉二等輕軍都尉陸炳

元紀二十八

起重光單閏正月盡元默
款餘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庚申命江浙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討方國珍 丁卯蘭陽縣有紅星大如斗自東南墜西北其聲如雷 己卯命綽斯戡提調大都留守司是月清寧殿火焚寶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 二月命游皇城初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帕克斯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于

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于大殷啓建白傘蓋佛事與眾祓除不祥中書移文諸司撥人昇監壇漢關羽神轎及供應三百六十壇幢幡寶蓋等以至大樂鼓吹番部細樂男女雜扮隊戲凡執役者萬餘人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爲尚珠玉錦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聚觀先二日于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昇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請傘蓋于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

岸入厚載紅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
殿門外搭金脊吾殿綵樓以觀覽焉事畢送傘蓋復置
御座上帝師僧祇佺佛事至十六日罷轍謂之游皇城
歲以爲常至是命下中書省臣以其非禮諫上之不聽
立湖南元帥分府于寶慶路 三月庚戌立山東元
帥分府于登州 丙辰親策進士八十三人賜多勒圖
文允中等及第出身 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爲端本
堂說書不至 是月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死者鈔
五錠傷者三錠殿所居屋者一錠 是春成遵與圖魯
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

以究水之淺深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爲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其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挽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入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爲河閒監運使 夏四月壬午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齊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

邨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玉樞

呼爾圖哈同知樞密院事哈斯

舊作黑所今改

以兵鎮之 冀

寧路屬縣多地震半月乃止

乙酉詔加封河濱神爲

靈源神祐靈濟王乃重建河濱及西海神廟 丁酉孟

州地震有聲如雷圯民屋壓死者甚眾 乙巳彰德府

雨雹形如斧傷人畜 是月罷沂州分元帥府改立兵

馬指揮使司復分司于膠州 帝如上都 五月己酉

朔日有食之 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爲亂以紅巾爲

號陷潁州初樂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

謫徙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

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

盛文郁王顯忠韓雅爾舊作咬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

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

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

擒其妻楊氏子韓林兒致墨明史韓林兒傳云林兒或言李氏子也今從元史逃

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時謂之紅軍亦曰香軍王

申命同樞密院事圖克齊領阿蘇軍六千并各支漢軍

討之授以分樞密院印圖克齊者回回部人也素號精

悍善騎射至是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皆耽

酒色軍士但以剽掠爲事剿捕之方漫不加省圖克齊

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布阿布者譯言忝也于是所部皆忝准人傳以為笑其後圖克齊死于上蔡徐左丞為朝廷所誅阿蘇軍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賈魯治河果于黃陵岡掘得石人一眼而汝潁盜起竟如所言攷異元之以不繫於治河元史論之詳矣草木子云賈魯勒托克托丞相求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事潁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倉錢官吏多不盡支放河夫多怨聲山童等因挾訟鑿石人止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何道理之是以埋石人為篝火狐鳴之故智也庚申外史又載濮州童謠云挖了石佛眼當時木子反以為芝麻李之應是其時童謠所傳不一前史五行志所載童謠多矣草木子預埋之說未必然也今從元史賈魯傳

六月發軍一千

從直沽至通州疏濬河道 是月劉福通據朱皋攻破
羅山眞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前監察御史葉城張桓
避亂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囚
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
摔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
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瞑目曰吾恨不能
手斬逆首耳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殺
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眞鐵漢害之可惜事
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潔 丞相托克托議軍事每迴避
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

遽令門者勿納入言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
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
勿令誑誤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
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博囉特穆爾兵至
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
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
復命大司農達實特穆爾江浙參政樊執敬浙東廉訪
使董守愨同招諭國珍至黃巖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
退止民間小樓紹興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
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乃止仍檄台

哈布哈親至海濱散其徒眾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

月丁丑朔中興路地震 丙戌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

用陷徐州

攷黑老彭即本紀十七年所稱彭大者是也彭早住乃彭大之子與芝麻李同反兵敗奔

豫州者彭大也非早住也明太祖實錄以奔豫者爲早住誤矣李二號芝麻李以歲饑

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得此名時河工大興

人心不安芝麻李與其社長趙君用謀曰潁上兵起官

軍無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曰我所知惟

城南老彭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我

當爲汝致之即訪其家見老彭諷以起事老彭曰其中

有芝麻李乎曰有老彭即欣然從之與俱見芝麻李其

得八人歃血而盟是夕偽爲挑河夫倉皇投徐州城宿
四人在內四人在外夜四更城內火發城外亦舉火應
之奪守門軍仗斬關而入內外呼噪民久不見兵革一
時驚懼皆束手聽命天明豎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十
餘萬人四出略地徐州屬縣皆下 是月帝至自上都

蘄州羅田人徐壽輝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

元史

紀云徐貞一名壽輝明史徐壽輝一名
貞一庚申外史徐貞逸今從明史

壽輝體貌魁岸

木彊無他能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因燒香聚眾初
袁州慈化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人其徒周子旺因聚
眾欲作亂事覺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等瑩玉走至

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黃州麻城人鄒普勝復以其術鼓妖言遂起兵爲亂以壽輝貌異于眾乃推以爲主沔陽陳友諒往從之友諒漁家子略通文義嘗爲縣小吏非其好也有術者相其祖墓當大貴友諒心竊喜至是欲從亂其父普才曰柰何爲滅族事友諒曰術者之言驗矣遂從壽輝九月壬子丞相托克托奏以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庫春格爾舊作寬徹總率大軍出征河南妖寇詔從之哥个改壬戌詔以高麗國王布答實里之弟巴延特穆爾襲其王封布答實里本名禎巴延特穆爾本名祺時國王王昕無道

禎之庶子也立三年遇鳩卒國人請立禎弟祺遂從之
是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眾至十萬徐壽
輝陷新水縣及黃州路衛王庫春格爾與其二子帥師
擊之爲壽輝將倪文俊所敗二子被獲文俊沔陽漁家
子也 冬十月癸未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額森
特穆爾討河南妖寇 辛卯立中書分省于濟寧 癸
卯以宗王神保克復睢寧虹縣有功賜金帶一從征者
賞銀有差 是月天雨黑子于饒州大如黍菽 徐壽
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建元曰治平以鄒
普勝爲太師 十一月己酉有星孛于西方見丁婁胃

昂畢之間 壬子中書省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
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于
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
勒守令親詣鄉邨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
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患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
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
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以資正院使多爾濟
巴勒舊作柔爾
直班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多爾濟巴勒首言治
國之道綱常爲二至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不汙于
寇立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

又數論祖宗之用兵非專于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
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
心其言頗忤丞相托克托意時托克托倚信左司郎中
汝中柏員外郎拜特穆爾兩人因擅權用事而多爾濟
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危急因出爲陝西行
臺御史大夫 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賈魯以四月二
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
行是月水土工畢河復故道南漚于淮又東入于海帝
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超拜榮
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資金帛都水監及宣力諸臣三

十七人皆予遷秩敕翰林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以旌
托克托勞績具載魯功宣付史館并贈魯先臣三世賜
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元旣
撰河平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
水之道不言其方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
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倫至正河防記其略曰治河
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
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浹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
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
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

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蘊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

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湫也又曰決河勢
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蓋以秋漲水多故
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
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
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
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
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將船身繳繞
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锚于上流碇之水中又以竹
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槩上每絙碇二舟或三
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

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椿挂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木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

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
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
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
功居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十二
月己卯立河防提舉司隸行都水監 丁酉命托克托
于淮安立諸路打捕鷹房民匠錢糧總管府 辛丑額
森特穆爾復上蔡縣擒韓雅爾等送京師誅之 是歲
盜蔓延于江浙江西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
湖建德所枉不守江浙行省平章慶通舊倫慶童今改分遣脩
佐往督師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註誤者

置不問招徠流離發官粟以賑之 斬黃賊造船北岸
銳意南攻九江江州路總管李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
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于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
以扼賊衝不報黼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
忠義以侔其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 廬州盜起淮西
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宣讓王特穆爾布哈曰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
與王戮力殄滅之且王府屬集賽人等數亦不少必有
能摧鋒陷陳者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柰何
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竝進遂擒渠賊

廬州平旣而潁寇將渡淮思謙又言于王曰潁寇東侵
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
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
姪立本爲屯田萬戶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
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
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
國律 濟寧路總管董搏霄奉詔從江浙平章嘉瑄進
征安豐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賊復
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
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官軍屯朱家寺賊

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
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數
萬據礪南官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別渡
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忽躍馬渡
礪揚言于眾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
復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搏霄磁州
人也方國珍兵起江浙行省檄前沿海上副萬戶舒
穆魯宣遜舊倫石林
宣孫今改守溫州宣遜即起任其事已而閩
寇犯處州復檄宣遜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使復
分府於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竝起宣遜復奉省檄

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爲禦敵計安遜其先遼人也
太傅阿嚕圖出守和林尋卒

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
百九十萬錠至元鈔十萬錠 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

路致誤庚申外史云是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孟海馬
蓋卽竹山賊渠之姓名也今從本紀但言竹山賊

同知額森布哈等驚潰達嚕噶齊博囉特穆爾領義兵
二百人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嚕噶齊耀珠
等軍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
餘人昇以軍號給刀稍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
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趣岳州就元帥特克嘉而道

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楊湖港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雅爾訊得其情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戶許堂主等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耀珠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博囉特穆爾被重創麾從子瑪哈實勒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畱此瑪哈實勒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博囉特穆爾被執賊請同爲逆博囉特穆爾怒罵之遂遇害瑪哈實勒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於陳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博囉特穆爾高昌人也是日荊門州亦陷初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恟恟俄而賊鋒

自鄧抵南陽境南陽縣達嚙噶齊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喜同乃悉斬之以安眾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爾以兵駐於諸葛庵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他賊追之身被數創不能鬪遂爲所殺妻邢氏罵賊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

事聞贈南陽路判官喜同河西人也時富珠哩遠調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遠妻雷氏爲賊所執賊欲妻之雷曰我參政家婦縣令嫡妻冒從汝狗彘以生乎賊將汙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遠狎之子也 丙辰徐壽輝遣其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丁巳陷興國府 己未徐壽輝將鄒普勝陷武昌先是賊氛日熾湖廣行省平章桑節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桑節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道其

黨二千來約降桑節與鄭謀曰此論也然降而卻之于
事爲不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
數十人以俟命適召入爲大司農桑節去同僚受賂賂
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
應威順王庫春布哈行省平章和尚皆棄城走城遂陷
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有馮
三者湖廣省公使也素不知書武昌陷阜隸輩拉三其
爲盜三固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爲眾怒將殺之三遂
唾罵眾乃縛諸十字木梟以行而刳其肉三益罵不止
抵江上斷其喉委之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刳肉納布

裙中伺賊遠收三皿骸脫衣裹之大哭投江而死 命
刑部尚書阿嚕收捕山東賊給敕牒十一道使分賞有
功者 辛酉徐壽輝將魯法興陷安陸府知府綽嚕死
之法興之來攻也綽嚕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
前隊乘勝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
民潰亂計不可遏而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
綽嚕猶喻以逆順一賊排綽嚕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
渠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綽嚕疾叱曰吾守土
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綽嚕左脅斷而死賊憤其
不降復以布囊纏其屍昇置其家綽嚕妻侯氏出大哭

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饑者令食肉以紿賊使不
防已至夜自經死事聞贈綽噶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侯
氏寧夏郡夫人表其門曰雙節 丙寅以河復故道大
赦天下 辛未徐壽輝兵陷沔陽府壬申陷中興路沔
陽推官象山俞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城陷被執械至
壽輝所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其犯中興也山南
宣慰司同知伊古輪實出戰眾潰宣慰使錦州布哈棄
城走山南廉訪使濟爾克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明日
賊益兵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而死攷異元史紀云
濟爾克敦與錦
州布哈俱遁
今從忠義傳 武昌既陷江西大震賊舳艫蔽江而下

行省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江州聞之亦遁去總管
李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伊蘇特穆爾
頗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
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于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
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陳伊
蘇特穆爾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
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
于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
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
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椿不得動進退無

搯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
散走行省上黼功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
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
集少年數千人自稱節制元帥子興兄弟三人皆善殖
貲產由是豪里中子興知天下有變乃懷家財椎牛驪
酒與壯士結納至是與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等以
眾攻城 甲申鄒平縣馬子昭爲亂官軍捕斬之 乙
酉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遂陷南康路時賊
勢愈盛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中外
援絕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圖沁布哈自北門遁黼

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射之
賊轉攻東門黼救之而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
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黼墮馬黼與兄冕之子
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
外黼死逾月參政之命始下冕居穎亦死於賊事聞贈
黼淮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隴西郡公諡文忠立廟江
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丙戌霍州靈
石縣地震 房州賊陷歸州 戊子詔徐州內外羣聚
之眾限二十日不分首從竝與赦原 置安東安豐分
元帥府 己丑游皇城 庚子郭子興陷濠州據之

辛丑鄧州賊王權張椿陷澧州龍鎮衛指揮使諳都喇
哈曼等帥師復之 褒贈仗節死義者宣徽使特穆爾
等二十七人 是月賊侵滑濬命德珠爲河南右丞守
東明德珠時致仕於家聞命即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
禦賊不敢犯 徐壽輝將歐普祥陷袁州普祥黃岡人
以燒香聚眾從壽輝起兵爲元帥人稱歐道人至是引
兵掠江西諸郡縣攻破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令別
將守之 三月乙巳朔追封太師忠王滿濟勒噶台爲
德王 丁未徐壽輝將許甲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
壬子河南左丞相台哈布哈克復南陽等處 癸丑

中書省請行納粟補官之令凡士庶爲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者照依定擬地方實授常選流官依例陞轉封廕及已除茶鹽錢穀官有能再備錢糧供給軍儲者驗見授品級改授常流從之 甲子徐壽輝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時官軍多疲懦不能拒所狂無賴子乘閒竊發不旬日眾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爲杷削竹爲槍截緋帛爲巾襦襦野皆赤饒州守臣魏中立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備餓而賊至達嚕噶齊馬來出戰不能發矢賊愈偪中立以義兵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爲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

信州總管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又陷其城而執之竝
送斬水壽輝欲使從己二人皆大罵不屈遂被害中立
濟南人大本密州人也 丁卯以出征馬少出幣帛各
二十萬匹於迤北萬戶千戶所易馬 戊辰詔南人有
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于
是吏部郎中宣城貢師泰翰林直學士饒州周伯琦同
擢監察御史南士復居省臺自此始 中書省臣言張
理獻言饒州德興三處膽水浸鐵可以成銅宜即其地
各立銅冶場直隸寶泉提舉司以張理就爲銅冶場官
從之 是月方國珍復劫其黨下海浙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台哈布哈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
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
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台哈布哈語眾曰吾以
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
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
報國耳眾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
陳其可降狀台哈布哈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船觸
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
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
躍入船復斫死一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

抱持過國珍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
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
年四十九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
君璧皆死之後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
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台哈布哈尚氣節不隨俗
浮沈秦費音爲姦臣劾去相位台哈布哈獨餞送都門
外秦費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台哈布哈曰士爲知
己者死寧畏禍耶 詔定軍民官不守城池之罪 隴
西地震百餘日城郭頽移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
浪尤甚會州公宇中牆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

者九尺人莫能挽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閏月甲戌朔鍾離人朱元璋從郭子興于濠州元璋先

世家沛後自句容泗州徙鍾離昆弟四人元璋其季也

少苦疾比長姿貌雄傑旣就學聰明英武沈幾大度人

莫能測也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饑疫父母兄相繼歿

遂入皇覺寺爲僧逾月西至合肥又適六安歷光固汝

潁諸州凡三年復還皇覺寺久之寺爲亂兵所焚僧皆

逃散元璋亦出避兵不知所向人有招以起事者元璋

意不決是時徹爾布哈舊俗名不花今改率兵欲復濠城憚不

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民皆恟懼元璋恐不免

于難乃詣伽藍卜筭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
曰豈欲予從羣雄倡義乎果大吉復自念從羣雄非易
事祝曰盍許我以避兵投之筭躍而立意乃決抵濠城
門者疑爲謀執之以告子興子興奇其貌問所以來具
告之故子興喜遂畱置左右尋命長九夫常召與謀事
久之甚見親愛凡有攻討即命以往往往輒勝子興由是
兵益盛初宿州人馬公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卒以季
女屬子興子興因撫爲己女至是欲以妻元璋與其妻
張氏謀張氏曰吾意亦如此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
收豪傑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功業者子興意遂

決乃以女妻元璋

攷異子興妻張氏明實錄以為其妻辨證曰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

張氏據張羽廟碑初勸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

也滁陽被械攜二子從高帝奔告彭大者亦次夫人也

厥後女為上妃生三王二公主高帝親葉滁陽事

實亦漢著大夫人之功後編從辨證之說今仍之

乙

西徐壽輝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

之立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丁酉湖廣

行省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是月詔江西行省

左丞相策淋沁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鴻和爾布哈

舊倫

見火兒不

江浙行省左丞遵達特哩

舊倫左答納失里今改

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巴實

圖及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與江浙行省官竝以

便宜行事、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款論事多爾濟巴勒曰多事如此毋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托多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托多同討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敕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

道理迥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
額森特穆爾駐兵沙河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盡棄軍
資器收牧散卒北奔汴梁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
汝爲大將見賊不殺而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
也
將卜之額森特穆爾徑歸昏夜入城明日仍爲御史
大夫西臺監察院御史蒙古魯哈雅范文等十二人劾
其不恤國之罪多爾濟巴勒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
六爲平定而廣矣奏上丞相托克托怒果左遷多爾濟
巴魯御史十二人皆謫爲各路添設佐貳官多爾濟

巴勒赴湖廣關中人遮路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
我而不畱乎多爾濟巴勒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江西臨川賊鄧忠陷建
昌路 乙卯鐵傑及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漢陽尋再陷
丙辰江西宜黃賊塗佑與邵武建寧賊應必達等攻
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布哈以兵討之千戶魏淳用計
擒佑必達復其城 賊自邵武閒道逼福寧州知州霑
化王巴延乃與監州阿薩都喇募壯兵五萬分阨險阻
賊至楊梅嶺立柵巴延與其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
擁眾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巴延麾下唯白挺市兒

數百人巴延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槍椿馬馬仆遂見
執善說巴延從己仍領州巴延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
幸失守義當死冒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搥以跪弗屈
遂歐之巴延嚼舌出血喫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
歐爲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統百萬之師親討
叛逆汝輩將無遺種矣賊又執阿薩都刺至善厲聲責
其拒鬪噤不能對巴延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
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
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并殺阿薩都喇欲釋
相官之相罵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

官耶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爲賊所獲亦罵賊母子
同死 甲子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以湖廣行省右丞
致仕賜玉帶及鈔一百錠給全俸終其身 是月帝如
上都 永懷縣賊陷桂陽 四川行省平章燿珠以兵
復歸州進攻峽州與峽州總管趙余禱大破賊兵誅賊
將李太素等遂平之 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 五月
戊寅命龍虎山張嗣德爲三十九代天師給印章 命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楊
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方國珍 己卯四
川行省平章燿珠復中興路參政達實巴都魯請自攻

襄陽許之進次荆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
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徧
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
屈萬戶率奇兵閒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
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要斬之賊自是閉門
不敢出達實巴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
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十據虎
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
宜城縣尹拊循其民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
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達實巴都魯與之定約

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以
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
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
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而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
庚辰監察御史徹徹特穆爾等言河南諸處羣盜輒
引亾宋故號以爲口實竝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
親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 癸未建昌民
戴良起鄉兵克復建昌路 六月丙寅紅巾周伯顏陷
道州 是月大名路旱蝗饑民七十餘萬口給鈔十萬
錠賑之 中興路松滋縣雨水暴漲漂民舍千餘家溺

死七百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一

賜進士第都察院都御史魏瀚北湖學館主務整頓學政
平鹽都憲沈榮

元紀二十九

起元熙執徐七月盡昭陽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二年秋七月庚辰徐壽輝將項普略引兵自徽饒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倉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賊逐之復射死三人已而賊來益眾填咽街巷且縱火眾皆潰去賊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邪乃奮力斫賊因中創死僕田也先

馳救之亦中槍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嘉琿征安豐
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
杭州已陷嘉琿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
掠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賊乘銳趣京
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嘉琿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
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旣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
復拔劔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
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至鹽橋搏
霄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
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餘杭武

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賊之入城也僞帥項
葵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
世以惑眾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於籍庫中金
帛悉輦以去平章嘉琿自湖州統軍還舉火焚城殘傷
殆盡誅附賊充僞職者范縣尹等里豪施尊禮顧八迎
敵官軍削于市家產竝沒入官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
池罷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
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事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
至臨安新溪新溪爲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以大軍進
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擊至於潛遂復其縣

治旣又復昌化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旣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搏賊巢遂乘勝復安吉賊帥梅元等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將余思

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眾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時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伦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辛巳命

通政院使達爾瑪實哩

舊伦答兒麻失里今改

與樞密副使圖沁

布哈討徐州賊給敕牒三十道以賞功 己丑湘鄉賊

陷寶慶路丁酉湖南元帥副使小云實哈雅率兵復之

托克托爲相諱言兵亂哈瑪爾從而媒孽其短帝怒

召托克托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一字

函丞相以何策待之托克托汗流夾背庚寅自乞督軍

討徐州許之兵部尚書穆爾瑪哈穆特舊倫密爾麻和謨今改等

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請

畱托克托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宐不報遂詔

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

馬奮賞誅殺悉聽便宐行事是月徐壽輝將王善康

壽四江二蠻等陷福安寧德等縣八月癸卯方國珍

率其眾攻台州浙東元帥頁特密實福建元帥赫迪爾

擊退之甲辰以同知樞密院事哈瑪爾爲中書添設

右丞 丁未日本國白高麗賊過海剽掠身稱島民高麗國王合巴延特穆爾調兵剿捕之 己酉命知樞密院事耀珠中書平章政事綽思戩額楚克達嚕噶齊福壽竝從托克托出師徐州丁卯托克托發京師 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荊門之初陷也炳出募民兵得眾七萬復州城旣而君正復來攻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復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支解之炳江夏人也 賊將党仲達陷岳州 九月乙亥俞君正復陷中興耀珠率兵與賊於樓臺敗績奔松滋本路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旣

而東門失守上都倉皇反關被執大罵賊剗其腹而死
己卯監察御史及河南分御史臺行樞密院廉訪司
等官交章言額森特穆爾出征河南功績帝從其言賜
額森特穆爾金繫腰及金銀鈔幣 癸未中興義士范
中偕荆門僧李智率義兵復中興路僉君正敗走龍鎮
衛指揮使諸都喇哈曼領兵入城耀珠自松滋還屯兵
於石馬 乙酉托克托至徐州有淮東元帥遂善之者
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鹽丁可使攻城乃以禮部
郎中遂會爲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募瀕海鹽丁五千
人從征徐州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言鹽丁本野夫不

如募市中趨勇俊捷者可用托克托復從之前後各得
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托克托知城有必克之
勢辛卯下令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托
克托不爲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眾入其邪明日大兵
四集亟攻之城堅不可猝拔托克托用宣政院參議伊
蘇計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不息賊不能支城破芝麻
李遁獲其黃傘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千戶數十人遂
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布哈等即軍中命托克托
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圖濟等
進師平潁亳師旋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燕

於私第是役也托克托以得芝麻李奏功及班師後伊
徹察喇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師托克托密令
人就雄州殺之

欽異元史芝麻李不知其所
終今據庚申外史增載之

己亥賊

攻辰州達嚕噶齊和尚擊走之是月帝至自上都

斬黃賊陷湖州常州徐州既平彭大趙君用率芝麻

李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孫德崖等與郭

子興不協互相猜防會彭趙奔濠州德崖納之二人本

以窮蹙來奔德崖與子興反屈己下之事皆稟命遂爲

所制彭大頗有智數攬權專決君用唯唯而已子興禮

彭大而易君用君用銜之德崖等遂與君用謀伺子興

出執之通衢械于孫氏將殺之朱元璋時在淮北聞難
亟歸念子興素厚彭而薄趙禍必趙發非彭不可解乃
與子興子往訴于彭大彭大怒曰我在此誰敢爾即命
左右呼兵以出元璋亦被甲持短兵與俱至孫氏家圍

其宅發屋破械使人負子興以歸子興遂得免

攷異彭大明實

錄倫彭早住辨證曰元史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
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
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州實錄不書彭大而書
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逾月彭趙
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
以惟君用專兵柄云按順帝紀又于丁酉歲書趙君用
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
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
吞併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于早住既亡之後
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王

賕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縱歸
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麻李故
將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王早住死君用益自專
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
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甚明實錄殆未及考
耳按是說甚疑後編據以改彭大今從之 江西行

省平章政事桑節受命出師湖廣行至江東夏令守江
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
三百人賊號百萬眾皆走桑節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
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
貸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
應者至是桑節募兵人五十千眾爭赴之一日得三千
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

兵躡之抵白谿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陳待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桑節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猝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攻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畱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桑節自據鄱陽

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桑節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眾莫敢復言頃有賊乘大船四集來攻取兼葦編爲大筏塞上下流火之官軍力戰眾死且盡桑節之從子拜布哈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桑節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桑節乃昏仆賊素聞桑節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桑節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桑節爲人公廉明決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

故能以少擊眾得人死力云

攷黑桑節之死元史本傳無月日宋廉爲撰神道碑

云九月二十九日元史續編載在十一月今以神道碑正之

冬十月霍山崩前三

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是月斬黃賊陷江

陰州州大姓許普與其子如章聚惡少資以飲食賊四

散抄掠誘使深入殪而埋之戰於城北之祥符寺父子

皆死十一月乙亥以桑節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出

師湖廣時猶未聞桑節死事也丙子中書省臣請爲

托克托立徐州平寇碑及加封王爵癸未命江浙行

省右丞特里特穆爾總兵討方國珍是月斬黃賊悉

眾寇安慶水陸竝進上萬戶蒙古綽斯連破之輕舟追

北中流矢卒 十二月辛亥詔以杭常湖信廣德諸路
皆已克復敕誣者蠲其夏稅秋糧命有司撫卹其民
癸亥托克托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
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帝曰此事
有利于國家其議行之 是月賈魯以兵圍濠州 先
是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空墾內地
課種管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迹尚存可
舉行之於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十三路農民種之秋
收課所得不償其所費是歲農民皆罷散乃復立都水
庸田司於汴梁掌種植之事 以察罕特穆爾爲汝寧

府達嚕噶齊察罕特穆爾者系出北庭其祖父徙河南
爲潁州沈邱人察罕特穆爾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
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毛怒則毛皆直指居
常慨然有大志及汝潁盜發乃奮義起兵沈邱子弟願
從者數百人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
羅山縣事聞授察罕特穆爾汝寧府達嚕噶齊思齊知
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
沈邱數與賊戰輒克捷 改淮東宣慰司爲都元帥府
移治淮西起余闕爲宣慰副使僉府事分兵守安慶時
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闕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卻之

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
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潯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多爾濟巴勒卒于黃州蘭溪驛
多爾濟巴勒自陝西間道行至重慶聞江陵陷道阻不
可行或請少畱以俟之不從湖廣行省時權治澧州旣
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柏拜
特穆爾言于丞相曰不穀多爾濟巴勒則丞相終不安
蓋謂其帝意所屬必復用耳乃命多爾濟巴勒職專供
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即延州民有粟者親酌酒諭
勸之而貸其粟約俟朝廷頒鈔至即還其直民無不從

者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間其名爭輸粟以助
軍餉右丞巴延布哈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多爾
濟巴勒不爲動會官軍復武昌至蘄黃巴延布哈百計
徵索無不給或猶言其供需失期達爾罕軍師王布哈
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我
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
便當散還鄉里矣托克托又遣國子助教鄂勒哲至軍
中風使害之鄂勒哲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勳舊之家
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多爾濟巴勒素
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年方四十多爾濟

巴勒立朝以扶持名教爲己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爲私恩畱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詩及書畫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多爾濟巴勒諫之曰明公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畱神于末藝多爾濟巴勒淡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兼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 斬黃賊之犯江東西也詔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爾率兵討之布延特穆爾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士三千戰艦三百艘賊方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

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分遣萬戶普賢
努屯陵陽王建中屯白面渡間爾討無爲州而自率鎮
撫布哈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爲之節度已而
江州再陷安慶被圍益急遣使求救諸將皆欲自守信
地布延特穆爾曰何言之不忠也安慶與池隔一水今
安慶固守是其節也救患之義我豈可緩上流官軍雖
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
安可坐視而不恤哉即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
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 江浙行省左丞相
策琳沁巴勒

舊作亦憐
真班今改

移官江西時斬黃賊據饒州饒

之屬邑安仁與龍興接壤其民皆相挺爲亂策琳沁巴勒道出安仁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則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千久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平章道通以寬容爲政軍民懈弛策琳沁巴勒旣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所在羣盜多有謀歸款者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天爵總兵于饒信所克復一路六縣憂疾病積遂卒于軍中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于紀載著名臣事略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人稱天爵獨任一代文獻之寄 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卒諡文穆起巖眉目清揚望而知其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疑意所背向屹

然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過面頸發赤不少恕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嚴云 斬黃二州大旱人相食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罪囚

中書添設右丞哈瑪爾正除右丞

攷異元史紀是年正月以中書添設

平章政事哈瑪爾爲平章政事今從姦臣傳

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

十萬錠至元鈔一十萬錠 辛未以托克托先言京畿

近地水利立分司農司以中書右丞烏蘭哈達

舊作悟良哈台

改左丞烏古遜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

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州東及遷民鎮凡係官

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癸酉以皇第

二子育於太尉眾嘉努家賜眾嘉努及乳母鈔各一千錠 甲戌重建穆清閣 乙亥命中書右丞圖圖以兵

討商州賊 庚辰中書省言近立分司農司宜於江浙

淮東等處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教民播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一十二道遣使齎往其地有能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者正八品三百名者從七品即書填流官職名給之就令管領所募農夫不出四月十五日俱至田所期年

爲滿卽放還家其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從之 丙
戌以武衛所管鹽臺屯田八百頃除軍見種外荒閑之
地盡付分司農司 二月丁未祭先農 甲寅中書省
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右丞相托克托從之詔仍立
托克托平徐勦德碑 三月己卯命托克托領大司農
司 甲申詔修大承天護聖寺賜鈔二萬錠 丁亥命
托克托以太師開府提調太史院回回漢兒司天監
己丑以各衙門係官田地及宗仁等衛屯田地並付分
司農司播種 是月會州定西靜寧莊浪等州地震
命江浙行省左丞特穆爾江南行臺侍御史遵達實哩

招諭方國珍 賊眾十萬攻池州布延特穆爾會諸將
分番與戰大敗之乘勝率舟師以進 夏四月戊戌朔
特命中書左丞烏古遜良楨得用軍器 庚子以禮部
所轄掌薪司并地土給付分司農司 己酉詔取勘徐
州汝南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絕籍沒入官者 立
司牧署掌分司農司耕牛又立玉田屯署 降徐州路
爲武安州以所轄縣屬歸德府其滕州嶧州仍屬益都
路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
宛平三縣正官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
隄岸或有損壞即修理之 辛未江西行省左丞相策

琳沁巴勒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
韓邦彥哈密取道自徽州浮梁同復饒州斬黃賊聞風
皆奔潰 壬午中書左丞賈魯卒于軍中魯攻濠州同
總兵官平章伊徹察喇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
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等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
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
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卻藥不冝汗遂卒官軍解圍去
乙未泰州賊張士誠陷高郵據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亭
民也以操舟販鹽爲業少有膂力無賴諸富家陵侮之
或弗酬其直弓兵邱義屢辱之士誠怨欲報之與其弟

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邱義及所
仇富家焚其廬舍延燒居民甚眾自懼獲罪乃入旁近
場招集少年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士
義中矢死士誠益怒決戰子仁眾潰入海士誠遂乘勢
攻泰州有眾萬餘克興化結寨于德勝湖朝廷遣使以
萬戶告身招之士誠不受命淮東宣慰司掾納蘇喇鼎
以兵捍德勝湖賊船七十餘柁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
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旣而士誠襲高郵屯兵東門納蘇
喇鼎麾兵挫其鋒賊鼓譟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
蔽流而下賊繚船于背盡力來攻而阿蘇衛軍及真滁

萬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蘇刺鼎知必死謂其
三子曰汝輩可出走二子不有去遂皆死之士誠陷高

郵據以爲都僭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曰天祐

攷異後編

引明實錄張士誠僭號建元在明年正月甲子朔今從元史本紀

是月布延特穆爾

以舟師與賊戰於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
河皆敗走之進復江州 濠州圍解軍士多死傷朱元

璋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六月丙申朔還至濠郭
子興喜以元璋爲鎮撫時彭大趙君用馭下無道所部
多橫暴元璋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
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聞定遠張

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元璋曰此機不可失也乃強起白子興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寶公河其營遣二將出大呼曰來何爲聚恐請益人元璋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乃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元璋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諾請畱物示信元璋解佩囊與之寨中以牛脯爲獻令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元璋還畱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元璋即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

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
澗山元璋命花雲夜襲破之大亨舉眾降軍聲大振達
濠州人雲懷遠人體長大面鐵色驍勇絕人 丁酉立
皇子阿裕實哩達喇爲皇太子授以金寶詔天下大赦
命右丞相托克托兼詹事院詹事 庚子知樞密院事
實喇巴圖總河南軍平章政事達實巴都魯總四川軍
自襄陽分道而下克復安陸府 癸卯沃濟野人以皮
貨來降 辛亥命前河西廉訪副使額森布哈爲淮西
添設宣慰副使以兵討泰州初張士誠陷泰州河南行
省遣知高郵府李齊往招降被拘久之賊酋自相殺始

縱齊來歸俄而興化陷行省以左丞契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驍社湖已而高郵破省憲官皆遁有詔赦凡叛逆者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之於獄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槌碎其膝而刎之齊廣平人也 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討張士誠 秋七月丁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 壬申湖廣行省參政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 是月布延特穆爾進兵攻蘄州擒僞帥魯普恭遂克其城進兵道士伏焚其

柵抵南溪口殲黃連寨賊巢分兵平巴河于是江路始通 朱元璋率兵略滁陽道遇李善長與語悅之畱置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竝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羽翼旣去主者安得獨存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定遠人也是月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官軍數千人雲提劒躍馬橫衝其陳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滁陽因駐師焉彭大趙君用挾郭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共守盱眙元璋以二人僦巢

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并戰士多死而彭大亦亡君用專兵柄很戾益甚將圖子興元璋憂之遣人說君用曰公嘗困于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下其土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君用聞之心頗恐待子興稍以禮子興乃得閒將萬人至滁州閱元璋所部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八月帝至自上都 賁正院使托和齊以眾兵復江州路左遷四川行省平章耀珠爲淮西元帥供給烏撒軍進討斡黃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乙丑建皇太子

鹿頂殿於聖安殿西 是月太白再經天 是秋大旱
溪澗皆涸 冬十月庚戌詔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
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等疑
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
丞阿爾琿錫等率兵討之先是江浙左丞特哩特穆爾
議招撫浙東元帥府都事劉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赦
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基行省都事聞之朝而國珍
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國珍官聽其降坐基擅持
威福奪職羈管紹興并罷左丞特哩特穆爾國珍遂不
可制基青田人初舉進士揭傒斯深愛重之曰子魏元

成流也嘗入行省幕府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
浙江儒學副提舉上言御史失職數事受臺抨歸至是
又被謫遂放浪山水間 命立水軍都萬戶府于崑山
州以浙東宣慰使納琳哈喇爲正萬戶宣慰副使董搏
霄爲副萬戶 是月撤世祖所立璫殿改建殿宇 郭
子興居滁再閱月惑于讒言悉奪朱元璋兵又欲收李
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肖從自是征討之權元
璋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旣而官軍圍滁有
譖元璋戰不力者子興信之即令其人與元璋俱出戰
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元璋直前奮擊眾皆披靡

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時諸將各有所獻元璋所
至禁剽掠即有獲以分下無所獻子興不悅元璋妻馬
氏知其意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氏喜由是疑數漸
釋 十一月丁亥江西右丞和尼齊舊作火你赤今改以兵平

富州臨江遂復瑞州 是月立義兵千戶水軍千戶所

于江西事平願爲民者聽 十二月癸卯托克托請以

趙完普家產田地賜知樞密事僧格實哩舊作桑哥失里今改

庚戌京師天無雲而雷鳴少頃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

河南府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 是

月大同路疫死者大半 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爾

南臺中丞曼濟哈雅

舊作蠻子海牙今改

及四川行省參政哈臨

圖左丞桑圖實里西寧王索哈爾哈呼軍討徐壽輝于

斬水拔其僞都壽輝遁入黃梅山中獲僞官四百餘人

陝西行省平章博囉四川行省右丞達實巴都魯復

均房等州詔博囉等守之達實巴都魯討東正陽是

冬彭大之子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君用稱永義王

後異明實

錄辨證曰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紀記二姓僭稱俱在王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陵辱人所謂當年冬者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于自滁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爲正今從之

是歲自六月

不雨至于八月

造清寧殿前山子月宮諸殿宇以宜

官留守額森特穆爾等董其役 托克托信任汝中柏

由郎中參議中書事獨右丞哈瑪爾與之競托克托出

哈瑪爾爲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瑪爾由是淡銜托

克托初哈瑪爾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數媚帝帝習爲

之號延徹爾法

舊倫演撰
見法今改

延徹爾譯言大喜樂也哈瑪

爾之妹婿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

舊倫禿魯帖
木兒今改

故有寵

於帝與妻都爾蘇

舊倫老的
沙今改

巴朗

舊倫八
郎今改

等十人俱號

伊納克圖魯特穆爾性姦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

蕃僧策琳沁

舊倫伽璘
眞今改

於帝其僧善祕密法謂帝曰陛

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一世而已人生能

幾何當受此祕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
修法曰延微爾曰祕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
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取良家女奉之謂之供養
於是帝日從事于其法伊納克輩用高麗女爲耳目刺
探貴人之命婦及士庶之室家擇其美而善淫者媒入
宮中數日乃出巴朗者帝諸弟也與諸伊納克皆在帝
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色濟克烏格
依舊俗皆即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
兀該今改禁中無所防閑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
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圖魯特穆爾等所爲欲

去之未能也 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
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迫連江寧善鄉巡檢劉濬妻
眞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
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
之決旬閒眾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濬拒
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眾多潰去濬獨率健兵
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陳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
時頃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濬憤戟手大罵
賊縛濬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
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

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護之舍健使殮濬屍瘞之
健歸請兵于帥府以復父仇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
百人詭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
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
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
尹爲濬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歲時致祭濬河南人也
知福寧州王巴延旣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及林德誠
起兵討賊乃望空禱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
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
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

福寧遂平事聞贈巴延濟寧路總管追封太原郡侯
泉州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
春永春尹盧琦命分詣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
可勝計先是琦任永春初下車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
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椎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
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鄰邑仙游盜發琦適在
彼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
何幸甚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諭
以禍福眾皆投刃槊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械
送元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故泉民皆來就食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